

增補歷史綱鑑卷之四

宋

陳水

司馬光

通鑑

考亭

朱熹

綱目

趙田

袁黃

編纂

譚陽

余象斗

刊行

○周紀

威烈王

名午考王之子在位二十四年○是時周室衰微徒擁虛器號為天下共主傳至赧王五世為秦所滅

戊寅二十三年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春秋之世晉有范氏中行氏智氏及

韓魏趙是為六卿後三家皆為韓魏趙所滅三書法初命者何

溫公曰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

受制於一人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故天子統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天地之不

司馬光以命三家為諸侯歸咎于天子之壞禮持論固正然其時周室陵夷徒擁虛號不許二晉時勢有所不能守禮之說又何貴焉

地之不可

易

孔子惜繁

纓

問孔子惜

繁纓而與

人以邑襄

王情隨禮

而與人以

田得失何

如

聖人慮遠

謹微

圖治者憂

未然

君子貴於

見幾而作

人君亦謹

於微

侯

且

效

忠

金

月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治安然禮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
 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名器既以則禮安得獨存哉故繁纓小物
 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
 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眾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
 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周道之
 衰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然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也
 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罷秩之使得列於諸
 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盡於斯矣左傳衛
 孫桓子與齊師戰將敗新築大夫仲叔子奚救桓子是以免既衛賞之
 以邑辭請繁纓以朝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
 不可以假人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也繁今馬下帶也纓當胸以削革為之
 也繁今馬下帶也纓當胸以削革為之服也
 胡致堂曰夫三晉之欲剖分宗國舊矣委盟會於大夫而悼公親政之
 志怠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黨惡之訓彰荀躒出會而曾昭弗歸三臣
 內叛而趙鞅復八陰凝冰堅垂及百載王之命之蓋不得已焉是故善
 為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己矣卑宮惡服慮侈汰也不追暇食防逸豫
 也慄慄危懼戒驕溢也勤守憲度慮禍亂也不為嗜欲則娛樂之言無
 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嘆笑不苟誰敢驕飾八柄在已誰
 擅威福誠如是雖使六卿復起三家輩出操懿莽溫之類接迹於朝方
 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志哉是故韓趙魏之為諸
 侯孔子所謂吾未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於微而已矣

一經垂法

萬世

聖人筆削

之旨嚴

綱目繼魯

史之絕

托始隱公

之意

古人造端

立本之意

瑤之賢於

人者五

智果別族

為輔氏

趙簡子立

無恤

尹起莘曰

姬輔既東

王室衰微

聖人憂之

筆削一經

垂法萬世

錫命於

之會重耳踐土之盟雖嘗使宰孔賜胙及尹氏策命然皆不見於經夫

在內則書以示議在外則削而不錄聖人筆削之旨其嚴若此今晉之

三家弁髦其君瓜分其國考之遷史初未嘗有請命於周之語夫請而

見許先儒猶謂天子之自壞禮况實未嘗請而天子自命之乎綱自於

此文無損益然大書而首揭之者所以繼魯史之絕筆猶記始隱公之

意云爾又按綱目書此所以正綱常之本示人道之端為萬代之深戒

者也通鑑取為篇首深以孔子名分為言故我昔神祖謂王制自此而

盡亦古人造端立本之意蓋深察司馬氏之用心也夫王澤之斬自秦

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始此固天地之大機也君子知

是書首此不徒以著禮制之失亦所以著古今世道更變之端

目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

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疆毅

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

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

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勿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

簡子

簡子

簡子

簡子

簡子

簡子

簡子

書訓戒二
簡以授二

子

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

申瑤泉曰

智趙二家之存亡不在於晉陽交兵之日而在於立後之初仁而多才信乎不仁矣趙無恤焉得仁鞅之服未除即以鋼科擊殺代王而取代地其姊聞之摩笄自殺禽獸不忍為而無恤為之不忍之極也瑤如袁紹不幸而敗無恤如曹操幸而成不仁則一也

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初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古郡名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請曰以為繭絲乎

繭音減抑

為保障乎

繭絲者指賦稅而言保障者指藩籬而言尹鐸曰保障哉之意不在於稅而在藩籬此其所以保晉陽也

尹鐸損其戶數

輕損戶數國稅賦

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

少重之日多

輕之日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胡致堂曰

繭絲者取之不息至盡而後止也尹鐸則少而心寬簡子雖貴而慮長其後無恤為智氏所攻卒於晉陽脫身而得免况

為天下者乎

羅康洲曰

田文之志在於惠民而馮驩能成焚券之舉魯桓之心移於女樂而仲尼不能成攝相之功尹鐸受晉陽之命而未知簡

子仁泰之心何如蓋欲探其志之所向而為已服勤之地不然則繭絲之不可為塗人且不待問而知而尹鐸昧是乎哉後姚崇以十事要說亦此意也

智伯戲康子而悔段

君子勸小

物故無大

患

目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與驪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

悔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

敢興之對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上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不

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

音禍含蟻蜂蠱蟲也

音瘞整皆能害人况君相

乎弗聽○目智伯請地於驪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懷不

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

則我得免於患以待事之變矣康子乃與之萬家之邑智伯悅又求地於

段規任章

魏桓子桓子以無故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

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

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桓子亦與邑萬家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

子無恤立是為趙襄子皋狼地名本春秋蔡地故曰蔡皋狼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

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走按羣經音辨趨向曰走下同從者曰長子近長子古邑名漢置長子縣今山西銘

州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罷滿廢反勞也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

者曰邯鄲之倉廩實邯鄲音寒丹古邑名秦置邯鄲郡今直隸廣平府是襄子曰沒民之膏澤以實

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屬附也尹鐸之所寬也

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浸當作沒度二尺曰版

沈竈產鼃沈音沈龍音驍今作蛇民無叛意郄疵謂智伯曰鼃魏必反矣智伯曰子

沈竈產鼃

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必及韓魏矣今約

二子曰憂色

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智伯不

懷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見音現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

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

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

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眾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唯輔果

在按戰國策明日智田以告韓魏之君曰郤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

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計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

使君疑二主之心而懈於改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

惜之郤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

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

溫公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

智伯才勝德才德兼全謂之聖人

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兼全謂之聖人

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

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

爲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

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自古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載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

唐荆川曰

智伯求地韓魏與之而趙不與趙之謀臣有張孟談何以不

求三家之地見其貪以懷濟食何鄉不敗段規在章之謀深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也趙襄子之怨深所謂寧以國斃不能從也與地所以驕之不與所以怒之驕敵者其變遲怒敵者其變速襄子舍長子耶郤而走晉陽知人和可與其患難蓋有以待智氏矣非無謀也

震了凡曰

智伯欲攻夙繇而先遣之大鍾方車欲伐衛而先遣之野馬

衛用南文子之策而夙繇不納赤章蔓枝之諫也他日伯帥韓趙魏以伐范中行氏已又求地於韓魏二國不愛萬家之邑以致之一則曰臣之而待其變一則曰驕而圖之彼其蠱智氏者卽智氏之蠱衛與夙繇也而卒不悟豈非惡盈其貫固天益之疾而奪其鑒耶不然何以其中人者還自中而不知耶

德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

飲音蔭溲便器蓋似之或謂飲酒器但死骨凶穢又惡人頭顱豈俎豆所宜乎

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頭顱匕故曰匕首入

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

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為癩

癩音賴漆有毒人近之則患瘡腫若癩然故讓漆身以變其容

炭為啞

吞炭以變其音

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

其妻不識其心何為其友與之志同交久知其

欲為智伯報仇也

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

孟長也晉六卿惟趙氏最長

子乃

為所欲為顧不易邪

易去聲

何乃自苦如此豫讓曰不可既已委質為臣

質贊

同古者士執贊見其君仕則委質為臣不復出疆載質矣

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

愧天下後世為人臣者

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

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

按戰國策襄子喟然嘆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

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白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受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資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愿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子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豫讓抗節

致忠

豫讓行出

乎烈士

人主使然

豫讓不忘國士之報

豫讓無所

為而為之

可為委質

事人之法

賈誼曰 豫讓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之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子不為報仇，反臣事智伯。今智伯死，子何為報之深也？對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也。此一豫讓也。反若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

胡致堂曰 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智伯無後矣，氣勢無所可倚矣。富貴無所可求矣。子孫無所可託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報之。至再三而愈篤，則無所為而為之者，故曰真義士也。此非特可為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為而為善，雖大學之道，不過是也。

方正學曰 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觀斬衣三躍，眾人待我，我故以眾人報之。智伯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曰：虜讓者，正宜諄諄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守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必起。忿心必生，爭必敗；驕心必起，傲必亡。諄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驕其傲，必死。諄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曰：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死乎？讓於斯時曾無一語聞，悟主心，神子傍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

死乎？讓於斯時曾無一語聞，悟主心，神子傍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

若是乎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
為仇敵暮為君臣視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

文侯師子
夏子方

鑑魏斯者桓子之孫也是為文侯仁山金氏云文侯斯桓文侯以卜子夏

文侯式子
木之廬

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軾車前橫板有所四方賢士多歸之

參考

按呂氏春秋魏文侯過段干木之廬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段

人光乎地段干木富平義寡人富平財也吾安敢驕之於是魏君請相之段
于本不肯受乃致祿百萬而往館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欲攻魏司馬
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
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不敢攻

人君以得
師為難

胡致堂曰

人君以得師為難文侯非真自得師者而三人又非一世之

文侯非真
自得師

人修睦以善鄰則不失於韓趙聞翟璜之對則悟任座之言直聽子方

問魏文侯
師子夏子

之論則知鐘聲之問非將相大任也謀諸李克而皆得其人其有得於
師道矣但文侯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是以徒
能師三子而不能師子思也雖然子思亦非文侯之所得師也

鑑

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

文侯不失
虞人之期

君將安之

猶言何

文侯曰吾與虞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之期哉乃往

身自罷之

丁南湖曰

雨矣飲矣樂矣左右留之矣獵事非所急矣而欲赴虞人之

共見是亦不可以已乎可以已而不已是好信也信則傳令

之首矣

鑑

文侯使樂羊伐

中山

中山古之狄都也漢為中山郡今直隸真定府

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

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

君仁則臣

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

任座直言

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

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

鐘聲不比

目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

左方之聲高謂阼階東左高之聲也

田子方

笑文侯曰可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官言人君當明樂官擇

乎高左

審言龍官也今君審於官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

貧賤驕人實啓策士懟陵之習是時諸侯各以得士爲重而士因得以窺其間而把持之願蠲士前王前之對亦同此術然求者應者皆不過爲富國強兵機械變詐之徒耳豈可與臨門延俊同日而語哉

成瑨二子何如達視其所舉

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

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

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

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

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

呂東萊曰

夫富貴不可以驕人貧賤亦豈可驕人蓋驕之一字雖以周

勢驕人子方欲以學驕人二者病則一般蓋子方子夏門人歷於戰國

不免爲風聲氣習之所移故有驕之失其後子方之學流爲莊周傲物

輕世皆從驕之一字失也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

則瑨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

成瑨二子何如達視其所舉

新編 周風 卷三 四

五者足以定相

交侯十相於李克

二人君皆師之

此言亦庶幾得觀人之要聖門第一

為貧相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

出翟璜曰君召十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

也西河春秋晉地今改太原府汾州是君內以鄴為憂鄴邑名魏文侯始封於此漢屬魏郡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是臣進

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

傅臣進屈侯鮒符遇反傅方遼反相也屈姓也名鮒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

魏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

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曰璜

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

真西山曰

文侯問擇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為言蓋居而不妄親所親者必賢富而不妄與所與者必當達而不妄舉所舉者必善雖

窮困而不為非義之事雖貧賤而不取非義之財兼此五者非君子不能故可以當大臣宰相之任李克此言亦庶幾得觀人之要矣且其言

優游不迫上足以悟文侯下足以感翟璜蓋養其心有道矣但當時魯有曾子衛有子思在國又有子夏聖門第一流人物獨不優於二子耶

旅人物

文侯問不及此而克復不急推
轂豈大真未欲平治天下邪

鑑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魯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取齊女為妻魯人疑

問吳起殺妻求將何

女侯不疑而用之歟

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為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

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

克曰起貪而好色

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平又公叔之僕稱起廉節豈前貪而後廉哉起家本千金破產求仕今

司馬穰苴言貪非實貪也貪榮名耳

母死不歸殺妻求將是也

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穰苴田完之後先為齊大司馬故稱

善於用兵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

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

贏音盈擔也

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

吳起吮卒也

起為吮之

吮吸也謂吸其血膿也

卒母聞而哭之入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

何哭為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

旋轉回也踵足跟也謂旋踵之間死於敵言不久也

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宮東蔡旦

吳起殺妻求將終為魯人所譖樂羊伐中山對使者食其子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易牙事齊威公公盡嘗天下異味獨

捨餌意在

得魚

畢竟是貪

心所使

未嘗人問易牙易牙殺其子以進樂羊之食其子易牙之殺其子吳起之殺其妻皆是於其所厚者薄也故終為君之疑起為貪財好色及為將則與士卒同甘苦臥不設席丘不騎乘是起前則貪後則廉也起非是後能廉也前之貪是貪財後之與士卒同甘苦乃是貪功名之心使之是移前之貪於功名上其貪則一今漁人以餌致魚非是肯捨餌也意在得魚也畢竟是貪心所使也

震了凡曰

夫婦人倫之重也起以求將而殺齊妻又以緇組違度而出衛妻苟以就名則殺而可苟以致功則出而可夫人而莫能為之妻又孰能為之友與處哉孰能為之君與臨哉故以起之材而衛魯魏刑咸用之其功名傑然矣而其君卒猜之大臣卒害之以逮於讎而死蓋有所由招也

趙烈侯

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臣鄒歌者捨石二人

捨音錡

係二歌者名

吾賜之田八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

公仲亦有

謂連曰

番吾君失其姓氏常山郡有番吾縣疑即其邑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